

传奇故事

赵之凡：如果有机会告别，爸爸一定还是那么潇洒

赵军之子赵之凡1月23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，那条震动了全国电影界的朋友圈，是在父亲去世当天以父亲的语气发的，目的是为了代父亲跟大家说一声再见。“爸爸走得很突然，没机会跟大家道别。但我想，如果有这个机会，他也一定不会表现出伤感。他可能会笑着跟大家挥手，说：‘十八年后，江湖再见，到时候我们再起喝茶聊

亲密“战友”：发行改革和影院改革，他都曾立下过大功

在祁海看来，赵军是个“干起电影来就不要命”的人。“不只是敬业，他更是乐业”。祁海评价，赵军对广东乃至中国的电影市场发展都有贡献：“一在发行改革领域，二在影院改革领域，他都立下了大功。”祁海和赵军的战友情始自1995年。当时，时任广东省电影公司宣传科副科长的赵军、时任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编室中级编辑的祁海、刚退休的原广州市电影公司宣传科科长周俊杰，联手组成民间宣发组织“广州三剑电影学社”。祁海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：“当时的中国电影都由国营公司发行，许多宣发人员思想僵化保守，对影片市场预测不准，营销手段陈旧死板，不少电影缺乏入市机会。我们三个不忍心看着好电影就此被埋没，决心联手帮它们一把。”“三剑”参与发行的影片，由“三剑”负责选片、排片和影片的包装宣传，国营电影公司则负责拷贝收发和票房结算。这种“公私合

多年同事：别人都说做不了，他却总能找出电影的好

现任珠江电影集团影视规划部负责人邱晴，曾是赵军在广东电影界超过二十年的下属、同事和搭档：“那些年，我跟着赵总做了很多别人没做过的事，也长了很多见识。他还主动认我当了徒弟，这一直是我人生特别骄傲的一件事。”赵军的告别仪式1月24日在北京举行，因为疫情防控原因，广东的业内好友多数不能亲自送行，邱晴主动担任起治丧委员会的广东联络人，为人们传递哀思。她透露，除了多位内地资深电影人亲身前往送别，黄百鸣等多位香港电影人因疫情防控原因无法到场，“但都托我给赵总送花圈”。邱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电影系统，但转做电影宣发，却是她向赵军毛遂自荐的。当时赵军还在广东省电影

业内同行：感谢他的帮助，想做“赵军监制”专场放映

在广东省电影家协会的会员群中，电影人们连续几日都沉浸在对赵军的不舍中。导演张全欣说：“与赵军兄认识超过二十年，他一直保持着他那平易近人、逢人都帮的侠客之心，这也是他身上最让人佩服和喜爱的品格。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，却又不会有高山仰止的距离感。他是我们亲近熟悉的大哥，谁也不会想到会如此突然失去他，痛心疾首！”导演韩海英回忆：“每次见赵总，我都笑他‘两袖清风’。因为他永远都是素色的‘外贸加大版’衬衫，甩着两个大袖子风风火火。”编剧杜劲松感叹：“赵军老师影视理论了得，古文功底了得，他的文章有深邃的理解和思想性。悲哉，再也看不到赵老师高人妙文。”广东导演彭成彪告诉羊城晚报记者，赵军是很多同行的电影领路人。“我的第一部作品《走出深林》，当时他就给了很多关于市场定位方面的建议和帮助。”彭成彪说，“他就是为电影而生的人。可能有的人会说他

电影，’因为他从来就是这么一个豁达的人。其实，他在我心中岂止豁达，简直潇洒！”赵之凡透露，父亲多年前就因为心脏问题做过两次手术。“他心脏装的是人工金属瓣膜，以前大家还曾笑称他是‘钢铁侠’。手术之后，他会定期体检，注意饮食，按时吃药，唯一戒不掉的可能就是为工作熬夜。”在赵之凡眼中，父亲是一个“把工作当娱乐”的人，而且

天生热心肠，“圈内朋友但凡有困难求助，他从不推辞，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忙”。在赵之凡看来，父亲这一生算是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，“因为奶奶是电影放映员，所以爸爸常说他是‘出生在电影放映机旁’的孩子”。受父亲的影响，赵之凡毕业后也选择了在电影行业工作。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：“今后，我会继承爸爸对电影的爱。”

公司宣传科科长，邱晴跑到他面前劈头就问：“你需不需要人才？”赵军愣了一下，问她：“你能做什么？”邱晴骄傲地回答：“我觉得我挺能写，应该适合做电影宣发！”赵军当时并没有表态。几年后他才告诉邱晴，当时他特地留了一个心眼，跑去问邱晴当时的领导：“这个小姑娘怎么样？”前领导如实回答：“她各方面都挺好，就是社会活动多了点儿！”赵军听完却乐了：“这就对了！我就是要一个热爱社会活动的！”转头就把邱晴招至麾下。“赵总是个很肯‘放权’的人，当时各种天南地北的看片会啊，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啊，总之电影系统里各种重要的活动他都会带我去，很多时候甚至让我自己去。那时候出差，坐在我旁边开会的基本都是全

国其他地区白发苍苍的老前辈，全场就我一个小姑娘。”邱晴回忆，在赵军手下做事“很锻炼人，成长得特别快”：“赵总对所有员工都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后来广东电影发行系统的很多骨干都是他培养出来的。”邱晴说：“我从师父身上领悟到最深刻的一点是，能做好电影的人，一定是爱电影的人，比如他就是。那种爱不是职业上的爱，而是一种骨子里的爱。有的电影可能大家都说不行，做不了，他却总是能找出作品的好，因为他总觉得每部电影都是很难才能出生，我们能帮就要尽量帮，就算不能改变作品的命运，至少也不能让一个团队辛苦做出来的东西没人看到——这个道理，我只要在电影行业一天就绝不敢忘记。”

摄完毕的《大进军：大战宁沪杭》出厂7年没有电影院愿意放映，青宫电影城接手后重新包装，做出的票房超过了同年的四部美国大片。赵军经营的青宫电影城为何如此厉害？祁海透露其中一个“秘密”：赵军从善如流，采纳了他当时的建议，在用人方面废除了年龄、相貌、学历这“老三条”规矩，转而要求员工有三个“天生”：第一，天生热情；第二，天生细心；第三，天生善解人意。“只要这三条都具备，那就是‘天生’的优秀服务员。”祁海说，青宫电影城在疫情期间照样经营状况良好，“就是源于队伍好，这背后也有赵军当年的功劳”。1月22日，得知赵军去世后，祁海在朋友圈发文痛悼挚友，他写道：“赵总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，大智大勇，屡创奇迹，功劳卓著，令我敬佩！几十年来和赵总风雨同舟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，终生难忘！”

很多书，特别愿意学习新知识”。在周勇看来，赵军在物质上最没追求，“永远背着布包，衣服也都是那几套来回换，他对生活的热情都放在电影上了”。这两年，赵军开了视频号，专门跟年轻人讲电影的事。在2020年11月的第一期里，他自我介绍：“我没有读过正规大学，不是科班出身，从一个底层的专业人员成长起来。但我参与了那么多优秀国产片的重启、推广和营销。”在这个视频号里，他既做过“王家卫为什么总是戴墨镜”“李安的电影被谁推动过剪刀”这样的业界小八卦，也说过“中国电影在全球的影响力如何”“IP电影会继续火下去吗”这样的深度话题。“我曾建议他，别工作了，就拍拍视频，给年轻人讲讲课，但他就是歇不下来。”周勇说，这几天他重温赵军的视频号，看到其中一段忍不住泪流满面：“就是他开号的第一期，他引用了导演北野武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对电影的态度：一套辛苦，但我还是愿意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。”

中国电影人昨日送别「开路先锋」赵军，他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仍是对中国电影滚烫的爱

十八年后，我还是一名电影人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

“十八年后，我还是一名电影人，各位好友，再见。”1月22日，赵军之子赵之凡用父亲的账号，为他发了最后一条朋友圈。当日16时31分，赵军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3岁。

1月24日上午，赵军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。其生前担任副会长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在讣告中写道：“他的去世，是中国电影界的重大损失。”当天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于冬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等多位资深电影人前往八宝山送别。

赵军生前曾任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、广东珠江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、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荣誉会长等职。在业内，这位广东著名电影人与原北京新影联院线总经理高军、原上海联和电影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一道，被称为“中国电影发行三剑客”。

在赵军之子赵之凡看来，父亲的一生“跟电影有着不解之缘”。在赵军的同行好友们眼中，赵军热情仗义，“两袖清风”。赵军的生前“战友”——曾与他一起创造过多个国产电影发行奇迹的祁海评价，赵军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，“广东这么多年来屡登全国票房冠军之位，背后也有他奠定的一份基础”。

携手《羊城晚报》打响《蒋筑英》

1992年上映的《蒋筑英》，讲述的是为光学事业献身的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蒋筑英的人生故事。这部主旋律影片没什么商业元素，当时不被市场看好，但赵军觉得电影质量不错，可以试试口碑营销。一次广东省委组织召开广东农村工作会议，会上播放了这部影片。不出所料，《蒋筑英》打动了很多观众。当时在场的羊城晚报记者龚丹枫当即采访了多位观众，次日在《羊城晚报》头版刊登报道《广东观众含泪看〈蒋筑英〉》，迅速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。

巧合的是，来广东开会的蒋筑英夫人路长琴也看到了这篇报道。深受感动的她主动打电话到报社要求见记者。于是次日《羊城晚报》又一篇头版报道《蒋筑英夫人路长琴感谢广东人民》出炉。三天内两次上头版，电影《蒋筑英》在广东大火，继而这把火又烧到了全国。

在第二天要拆的影院做首映式

讲述中俄人民友谊的《狂吻俄罗斯》是“广州三剑电影学社”成立后打响的第一炮。这是部没有明星的小制作电影，同样不被市场看好。“三剑”凑钱买下拷贝，在一个“特殊”的影院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首映式——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的新华电影院因为修地铁，第二天将被拆除。新华电影院是广州第一家、中国第二家宽银幕电影院，广州市民对它很有感情，纷纷赶来支持它最后一天的放映活动。老字号影院告别观众，《狂吻俄罗斯》趁势又成为新闻里的另一个主角。

第二天，新华电影院落幕了，但《狂吻俄罗斯》的口碑却打响了。当时赵军对这个营销策划的形容是：“我们用了一个老影院的‘死’，换来了一部国产片的‘生’。”

一场跟美国大片的较量

1996年，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纪录片《较量》上映了。祁海回忆：“纪录片，没有明星，大家对票房都不是很好看。但我们觉得，这个以弱胜强的故事，正契合广东人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。而且我们发现，现实主义在广东从来都最好卖，因为广东人都‘信真不信假’。在摸准受众心理之后，“三剑”将《较量》的第一个阵地放在广州沿江某电影院的一个小厅，口碑打响之后，再转到大厅放映。很快，广州其他电影院也纷纷要求放映《较量》，之后口碑又传播到广东乃至全国……

这一年，《较量》在电影市场上和美国大片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。最终，《较量》创下纪录片票房奇迹，超过同期美国大片《恐怖地带》，成为这场“中美较量”的赢家。

亲自动手把《大转折》“二合一”

曾经，国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都分上下集，但“三剑”的介入彻底改变了这个制作惯例。1996年，电影《大转折》上映，影片分为上下集《鏖战鲁西南》和下集《挺进大别山》，总计长3小时40分。篇幅太长令不少观众昏昏欲睡或提前退场，影院也无法多安排场次。在征得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意之后，“三剑”自己动手把《大转折》上下集剪辑成两小时的单集电影。新版《大转折》深受影院和观众的欢迎，在1997年广州上映的卖座国产片中排名第四，轻松收回票房45万元。

由发行人员对已出厂的电影拷贝作大幅度删改并获得成功，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尚属首创。一时间，全国各省的电影发行放映部门都争相邀请“三剑”前去传授经验。



中国电影人集体送别赵军



周勇(左)与赵军的合影



赵军在短视频中跟观众互动



广州三剑电影学社成员，左起：赵军、祁海、周俊杰

(受访者供图)